

羣書日治要

共九册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

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

詔曰狂狷怨誅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

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謬諤直意

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乎陶所執不啻此義而徽越職奏之

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

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

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

今書北
統河作
巳北二
字

翊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荀綽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禍採擇嬪媛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疊非正形之謂局禁以之攢聚實耽穢之甚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為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

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為

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

漢書台要 卷之二十一

本書氏
作武

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通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通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

豪族爲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
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
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
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
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
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
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
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
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
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
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
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
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

驕逸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
 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
 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
 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通也
 臣嘗備近職情同閤寺恹恹之誠皆為國事臣
 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
 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
 慮賊太子于許昌

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
 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原下寬
 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
 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

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
 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關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
 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
 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
 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
 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
 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
 聞內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
 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
 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斃弱也軍旅非無
 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
 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
 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

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衣為旗非戰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
 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
 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
 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
 于原未嘗斲靜也器大者不可利百姓是以感
 者不可以爭競擾也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
 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
 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
 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又沉奮臂大呼聚之以節則不亂膠結
 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
 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
 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
 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
 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
 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
 放蕩為通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
 治道傳咸每糺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宦者
 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
 極其尊小統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
 貴戚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
 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
 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
 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
 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瀆亂上
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問
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
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
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施之所由、察
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
而不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
虜、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
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
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
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
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
由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
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
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尔玄覽
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嗇民誠可謂性與天
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
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
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
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
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

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野有逋竄不搖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禱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忘

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

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癯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
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
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
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
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
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
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
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
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
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
各宜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
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
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
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
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弒太后矯害二公荒淫
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
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
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
廢賜死

傳

琅耶王伉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
請降進拜大將軍伉旣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
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
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儁茂
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
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
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
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

茂作望
舊無封
汝陰王
四字補
之
梁作涼
舊無徙
封扶風
王五字
補之

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

事不先經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閭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押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闈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

敬押可
疑

狡猾作
所欲

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逼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謚爲愍懷

舊無安
平王三
字補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太魏之純臣也臨終

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舊無高
密王三
字補之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馮之子也封爲隴西
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
國之租服飭麤素有饒疎儉如布衣寒士事親
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
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百官下
舊有具
任爲百
官五字
補之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
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
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
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
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

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

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

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察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

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

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

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李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旣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

書理太子之寃朝廷立大孫纘復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

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愴懷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悝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勲，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

治道上
下必有
脫文

王之言治要 卷之二十九
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
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
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
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
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
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
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友善無期而災困
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
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

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
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
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
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
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凌暴所在
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
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
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

無心字

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
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
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
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
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
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
戮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
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蹠居必死之窮地同
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
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
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
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
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
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
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
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
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

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狐所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

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

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

藝文類
聚遠作
追
藝文類

聚郡守
下有鍾
離意黃
香胡廣
是也郡
守十一
字無便
字

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

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顧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

書疑事

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姦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辦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于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蒞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于他分主聽眩

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既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

身作單

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身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何曾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大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

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

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惡憎作
忌讒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諡秀、請諡爲荒公、初何

舊無
正刑也
四字補
之

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
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
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
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
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
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
傲、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
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名與實爽
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闔棺

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
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熹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
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
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
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
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敬
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
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
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
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
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

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習鑿齒

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筭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為之至如向詔非明怒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為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祭至周幽王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

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
饗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
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
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
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
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
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

訴作許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
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
而鈞義陳平韓信咲梅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
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
賢今病者則考慮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
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
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
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
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
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
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
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
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
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
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
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
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
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
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舊無今
字補之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統等深忌疾之會世祖

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豐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

事事至王行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
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願著崇有之論以
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
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
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
秀之興豐願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
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
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
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
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
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
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
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

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
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
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
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
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
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
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
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哀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
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
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
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
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
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
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

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旣在尚書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紆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勗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嶷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

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
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
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
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
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
罪乎

郗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
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
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
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
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
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
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
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
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
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

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兇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郟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卽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間、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統字少胄、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

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犇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策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

策作筭
張利害
作輶張
跋扈

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替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

惟作推

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舉作興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持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廻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

無其字

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

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閣閣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

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舊無不
建二字
補之

舊有字
下有周
所不犯
之地六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為

字刪之

治者綱舉而網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

舊無曰
字補之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續塞耳，意在

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替顛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購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

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
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
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
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
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
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
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
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
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
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
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
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
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
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
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
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為著作郎、

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伍長、所以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君、各務其治、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時封、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畝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

基作具

片言舊
作行宮
改之
澤舊作
乎改之
興作與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其翼戴、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遂昇、猶保名位、祚遺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弃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興亡、其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益、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

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而城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陞、闕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

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顓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旣。王師敗績。顓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舊無正字補之

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顓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安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

鄧恐性
本書作
及其執
喪哀毀
過禮

著於色養，幾滅鄧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
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織投杼，
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
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超選隱之，遂
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
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
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
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
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

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
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
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
穀千斛。

